

東北大學風雲人物

(本文插圖刊第五頁)

臧啟芳二三事

● 楊錫福 (國立中興大學退休教授、中國文化大學教授)

學識淵博經驗豐富

東北大學校長臧啟芳字哲先，體形魁偉，虎步龍行，中年時即已鬚髮俱白，望之儼然，接之也溫，凡與他接觸過的人，都有深刻的印象。

抗戰時期，東北大學遷校四川三台，在臧氏主持校政之下，敦聘名儒碩彥任教，弦誦不輟。三台為四川北部物阜民豐之縣，原為潼川府之首邑，文風頗盛，在抗戰八年中，三台僅受日機轟炸一次。東北大學遷校於此，師生生活頗為安定。老師們在安定環境中從事研究教學，同學們在安定生活中努力求知。怡然泰然，似不知正處於烽煙遍地之戰時歲月。

事三二芳啟臧

東北大學在抗戰中期，創設東北研究室，研究東北問題，選拔歷史系地理系經濟系三系優秀畢業生數人，擔任助理，從事研究。不久研究室正式改制為研究所，稱為文科研究所，內分歷史學部、地理學部與經濟學部，正式招收大學畢業生為研究生，畢業時授予碩士學位。原研究室的數位研究助理即升為第一屆研究生。第二屆研究生則經過招生考試。我是第二屆考取的研究生，

當時歷史學部錄取三名，地理學部錄取二人，經濟學部則未招生。第二屆研究生總計祇有五人。

當年研究生除必修課程外，校方行政首長經常每學期到所作二小時專題演講，不計學分。所以校長臧啟芳對我們第二屆研究生曾講授過四次專題研究，我們對臧氏印象極深。

臧啟芳在美國留學時，專攻經濟學。回國之後，除曾在大學任教及兼行政職務外，也曾從政數年。在江蘇省當過行政督察專員。當年在省府之下，設有行政督察專員公署，專員公署管轄數個縣，專員地位在縣長之上省主席之下。專員公署類似清代的府道衙門。

臧氏不僅學識淵博，而行政經驗亦極為豐富。聽他的演講，實際收穫甚多。在記憶中，他講過他從事大學教育的理念，他在大學任課的教學方法，如何啟發受課學生對課程理解與研究。他對教育行政方面，講過他對教育制度的看法，如何改進與推行，大專院系科所的編制及課程安排，如何設計與發展。他也曾講過他當天津市長，江蘇鹽城區行政督察專員時的實際從政經驗，他憶述往事，客觀評論得失，舉出許多實例與個案

，因為那些事，久已事過境遷，沒有人事上的顧慮了。

酒風高雅酒德更佳

臧氏長於飲，能飲多杯不醉，而且來者不拒，酒風佳而酒德更佳。三台縣是個相當守舊的古城，民風純樸，禮俗敦厚，仕紳之家，常在宅宴客。三台縣地近綿竹縣，「綿竹大麩」為四川名酒之一，與「瀘州大麩」齊名。因此三台仕紳飲宴，綿竹大麩為必備美酒。仕紳飲宴時我們研究生常為陪酒之客，其任務在以助酒興。因為研究生既非在學之大學生，又非教職員。筆者在當研究生二年之中，參與飲宴而酒量益增，當時年不滿「而立」，正在壯年，多飲幾杯，亦不足計也。臧氏酒量宏而酒德更為士林所崇敬，豪於飲放於懷而情不亂，曠達純真，以見酒性。

臧氏工於長短句。所謂「長短句」即指「詞」之謂也。臧氏雖不出身於中文系，但國學基礎甚高，老一輩人士大都先讀過私塾而後才進洋學堂。臧氏的詞，屬於「蘇辛派」，蘇東坡辛棄疾的詞，意境豪放，大異於當代的「婉約派」，所

以蘇辛的詞稱為豪放派。臧氏每有吟咏之作，輒寫在研究所布告欄的黑板上。我在中學時代亦曾一邊進洋學堂一邊仍讀私塾，念過古文詩詞，在中學時期已對詩詞甚感興趣，在研究所中能讀到臧氏的新詞，更是不勝雀躍之至，不僅每次抄下來精讀，並且不自量力的依詞牌填詞唱和，當然我填的詞真的不能成句，送呈臧氏批閱，他有時嘉勉幾句，有時也加以修改，並面示修改之道，使我在用字用句方面，獲益更多。數十年來，我經常舞文弄墨，吟詩填詞，實受臧氏誘導與鼓勵所至。臧氏來台後，仍不廢吟咏，寄興感時，常常有新詞發表於各刊物上，集有「蟄軒吟草」專冊問世，詩詞界人士珍若拱璧。

學人風範禮賢下士

臧啟芳待人接物之道，實令人由衷敬佩。他確實使人有接之也溫的感受。當年在我們心目中，他確是一位大教授，政壇風雲人物，但他絕無官腔官調官派的習氣。他是位教育家，他是一位長者，他是我們的老師。

臧氏辦公室，也就是校長室，是一所相當寬敞的中式廳堂，院子裏有花有庭樹，在辦公室內，校長桌椅面對客廳大門，辦公桌對面是為洽公人員安置的幾張椅子，在辦公桌的左邊有一組桌椅，是為接待來客及開小型會報之用，可容八個人座位。我們當研究生時期因事晉見校長，臧氏每每坐在座椅上稍欠一欠身，我們即站在他辦公桌前洽公，如需時稍長則坐在他辦公桌前的椅子上。但我在研究所畢業後留校任教時，因公晉見臧氏，臧氏接待我時，方式與前大為不同，我進

入校長室，臧氏原坐在座椅上，平舉右手，示我坐入左邊的一組桌椅，臧氏亦即離座到左邊的一組桌椅接待我。坐定後，他接著說：「你現在已經不是在學的學生而是受聘的講師，因公來見我，我當然以同仁待之。」我恭敬的聆聽，對於臧氏禮賢下士的風度，深為感動。此一幕，歷經半個世紀，猶在目未忘。臧氏待人接物的分際，實在很值得一般人士的學習。五十餘年來我接觸各界人士中能如臧氏把握確當分際者，我都由衷的敬佩。

臧氏來台後曾任國立編譯館編纂，住在台北市浦城街，我們經常去問安請益，他把我們老學生當作家人看待，「作之親作之師」，臧氏都做到了。前賢的學人風範，襟懷胸際，歷久彌新。最後附錄拙作瑞龍吟：「記東北大學自瀋陽遷蜀一闕」用清真原韻，以結束本文。

天涯路，遙望黑水白山，淒迷雲樹。薰風吹遍蓬萊，千芳萬豔，神州何處？忍延佇，猶念北陵（一）春草，連階侵戶，烽煙一夕魂驚，河山變色，問天無語。燕翼倉惶旌駐，故都幽夢，昇平歌舞，萬木凋塘誰省，風物非故。墨凝筆重，休賦迴腸句。征塵起，汴梁翹首，長安漫步，更越巴山去。鄉心一片，離情別緒，化作愁千縷。涪江畔，杏壇重沐膏雨，草堂（二）春暖，誦絃飛絮。

註：①北陵—瀋陽北陵，東北大學所在地。

②草堂—杜工部曾在四川三台築草堂，東北大學遷川，即以此為校址。

我生此一救國之方，是堅強決心，把來自
條件的併獻於社會和家的國家青年
你們勇決心這樣去作，先決的，你們
尚孔義，守紀律，而服從，不要會虛偽的
切，控復你的自私自利和私慾。

張學良

臧啟芳常常引用一九三四年張學良的題詞勉勵東大同學。